



秋之湖武玄

德貽倪 者著

1928.

江邊

N在懷喪失望的時候，總是常常癡立在窗前作無聊的眺望，好像無論那一間房屋，一個過路人，一枝枯了的小樹，甚至一根單調而直挺挺的電桿木，也值得他注意似的，其實在他心目中呢，却一絲一毫都不能感到，任那對面的景物，如何的複雜，如何的能引動人，但他終如同站在寥廓的沙漠中——只是一片極目的荒涼。

他却無意中被下面的足以感動他神經的聲音牽引了，俯下頭，只見一個着黑色呢衫的青年，從人力車裏走出來，從那瘦削的肩峯扁扁的頭顱上，他一望而知是友人谷尼君了。

『哦！密史脫谷！你什麼時候到上海的？快走上來談吧！』

『哦！N兄！你也在這裏嗎？我是今天到上海的，一到就趕來看你們了。』谷尼君一邊跑上扶梯一邊說着，於是在房裏的人文亞白冶

人一勺也都跳出來和谷尼君作親密的握手，久別重逢後的談話，自然是格外的繁絮了。谷尼君說：『我在去年十月間回到了廣東，爲着家庭的瑣事，奔波在潮陽汕頭之間，空下來的時候，只是度着寂寞的生活，想到了在上海的你們，想到了展覽會的盛況，何等的狂熱和愉快呢！後來接到你們的來信，才曉得你們的生活平白地受了打擊了；你們所努力的展覽會，也如同泡影曇花的消散了！……』

『這都是受了經濟的壓迫，可恨的金錢喇！萬惡的金錢喇！我們這許多有爲的青年，都被他壓制得不得動了！——然而今年，今年春季……』亞白君急得跳起來辯護著說：

『今年春季自然要積極進行，我的希望也正是如此，可是我這次又不能參與盛會呢，我此次到滬，是爲着將先母靈柩運回故鄉的事，明天到鎮江，後天回來，再過兩三天，料理些雜務，又要回廣東去了！』

『鎮江？鎮江的事不繼續做下去嗎？』

『鎮江的事我再不願去做了，明天不過去和他們講幾句話，本來他想請令陶君去代的，但是他現在已就了C書局的事了。』

正在急待機會而又屢次失敗的N，聽到了這句話，心裏不禁躍躍欲試的快活起來，好像前面現出一線光明的希望，急忙忙的接着說：『那麼我去，我自以為這樁職任還能夠勝任的，你能允許我嗎？你曉得我現在的生活，是怎樣的困苦，怎樣的窘迫呢！』

谷尼君聽了他的要求，默然思慮了半刻才慢慢的低聲說道：『你去我也很歡迎的，不過將來不要懊悔呢！』

『自然不會懊悔，人到了窮的時候，便什麼事情都會做了。』

『好好！那麼今晚的夜車我就和你一同去吧。』

『N君！我們同住了不過幾天，你就這樣快的和我們分別，我真不願你去。』

『這也是沒法，我也戀戀於此呢！』

『大丈夫那裏還管得這許多事？人生聚散，本是無常；我等形質雖離，只要精神上能團結，何愁相隔於千里外呢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『……………』
他們彼此又談到別的地方去了。

○ ○ ○
夜色已深了，馬路上的行人漸漸稀少下去，只有幾盞疏朗的煤汽燈，還在這黑暗的嚴夜中，冷冷地放他的微光，除此以外，遠遠的或者還有幾個黑影憧憧地出沒着，越使人覺得這深夜的恐怖和悲哀。這時有兩部洋車緊緊的向西北角上衝過去。在隱約模糊裏，人可以辨出，那坐在前一部上的，是一個二十三、四歲的青年，從他那瘦小而靈便的身材上，活潑而機警的面貌上看來，都可證明他是一個老於行旅者，坐着後一部的，却比較的年輕些，他的面貌雖然剛毅而帶有幾分孩氣；他的身體雖然堅強而却

又偏於矮小；他兩腿間夾了一個鋪蓋，不時發出那短促而單調的警告：『快！拉快！車開的時間不遠了！』那車夫聽見了，也就放開了脚步，打着堅硬而平滑的地皮，僻拍僻拍地飛奔前去。

N和谷尼走進車箱的時候，人已經擠得滿滿了。好容易找到了兩個空位——是被他人落選的空位——方把剛才急跳的心，慢慢安息下去。車輪不一刻也就轉動起來，向著茫茫的黑暗中前進，他們要想閉一息眼睛合睡更其不能；除開長時間的沈默，便是斷續的談話了。

『啊啊！我們正如同在這兒做夢，兩三點鐘以前，不是還在西門F館子裏聚餐的？一忽兒又在這無邊的曠野裏了！再過三四點鐘，怕又到了鎮江。』

『我們也正如無歸宿的迷鳥，徬徨在灰色的黃昏中，飛到那邊，那邊暫時棲一棲也好；飛到這邊，這邊暫時息一息也好；人生何嘗不是如此呢？長途奔走，碌碌風塵，究竟找到了什麼呢？我在學生時代，常冷眼

瞧那些碌碌奔波的可憐虫，哎！如今我自己也變了一個可憐虫了！不知道這次到了鎮江，又將怎樣？……』

『N君！我想你這次到了鎮江，希望一定很大，以你的聰明，以你的學問，怕何處不能立足！N君！我同你說，你到了那邊，萬不要死守固定的地位，你只要將CW學校當作立腳點，然後向外方發展出去。你想，鎮江是一個江南的大埠，與南京又不過一站之隔，你何愁沒有發展之餘地呢？』

『啊！你未免把我看錯了！我那裏還有這種志向呢？我現在對於一切都懷疑，一切都灰心，我甚至懷疑藝術。……』

『藝術的本身本沒有懷疑的地方，只在乎研究藝術者自己的人格罷了！不過，在今日資本制度之下，窮苦的青年藝術家，確沒有立足的地位，別的且不必說，就是單單一種繪畫的材料，從外國運了來，又被奸詐自利的商人，故意抬着高價，以飽其私囊，弄得我們這批窮畫家無從購置，

○ 我想到這種地方，對於藝術也有些灰心，我此後或者改業經商，也說不定。

『我也在這麼想，像我這樣顛連困苦的人，自問再沒有享受藝術的機會了！ 啊啊！ 然而我除此以外，又去做什麼呢？』

N 說到此地，心裏不由得感到一種失望者的悲哀；

『我從入世以來，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一年了，這二十一年中，除開八九年的兒童生活外，此後的境遇便一年年的衰敗下去，我每有重興家業的心願，但是去年望到明年，明年又望到後年，總只有式微，只有失望，此後恐也永遠的不會振拔，倘到了中年，依然碌碌如故，看看兒時的朋友，他們都一個個顯露頭角在社會上了，那時候，將感到怎樣的痛苦和悲哀呢！』 這時他眼眶中的淚珠已充滿了。 倘使沒有旁的旅客，他真的又要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場。 谷尼君看到他這種態度，一方面固然在代他悲哀，一方面又用了別的話語來安慰他：

『你也可以倦了。我們大家睡一息吧！明天我們還要去那滾滾東流的長江呢！』

○ ○ ○
又是一天不同的景色。在破曉薄霧的時候，幾顆銀白色的晨星，還

閃爍在鉛灰色的天空上，面前是一帶遠山，在濃濃中不甚看得分明。經過殘冬的枯樹，倒映在幾處靜止不動的水蕩中，都一樣的幽靜沈默。他們兩人在這黎明中經過幾條狹隘不平的街道，到了一所洋台門面的旅館門前；把門敲開，驚起了幾個貪睡的茶房，他們却異常的表示歡迎。這時候N和谷尼兩人，都受了一晚上車輪的振搖，和幾陣清寒刺骨的晨風，身子已經覺得十分的受不住，胃部又好像在那裏起起作用來，口裏不住的獻着清水，所以便胡亂的找了一間房間，拉開被頭攢進去就睡了。待到一覺醒來，太陽的光線已經射到牀腳邊的地板上，從窗外望得見的天空，是一片澄清的蔚藍顏色，牆頭的枯枝，也在臨風招展，大約陽春的節季，已

從無形中來到江南了！

約莫在十點鐘的時候，谷尼君和N走出旅館，經過兩旁矗立着西式洋樓的市場。N在這一瞬間，用他直覺的批評，將這初次會面的鎮江，和他去年曾往游歷過的常熟，兩兩比較起來。從地的方面說，如果以常熟爲偏僻，幽靜，狹小，閑散呢；那麼就可以說鎮江是廣大，繁盛，喧囂，嘈雜了；就人的方面說，如果以常熟人的性質是近於文秀，風雅，怠惰，病弱呢；那麼就可以說鎮江人的性質是近於勤勞，耐苦，操作，凡俗了，總之，各有其長，也各有其短……

他一邊走一邊這樣無聊地觀察，不知不覺已走就一所醫院式的洋房面前，谷尼君指着那塊牌子說：

『這就是我們的CW公學了！』

就此走了進去，是一間會客室，因爲天井小的原故，所以光線異常的不充足，玻璃鏡框裏裝着的風景畫，雖然是極整齊的懸掛着，但和一塊黃

一塊白而剝落的牆壁相襯，却十分的不調和，桌上的檯布已山潔白而變為黃灰了，此外是幾張籐椅，一個木製的書架，當中放着幾本教科書和業已破舊的教育月報。

于是谷尼君又領他到校長室裏，這位丁校長在兩年前也和他同學過，是一位善於演講，交際的人，這時他還在睡着，看見他們倆個進來，便從暖洋洋的被窩裏勉強爬出來，一邊洗面一邊對着N說：

『難得，難得，我們闊別已兩年，今天甚風兒吹來的？』

『我是戀慕貴處的風景佳勝，特別趁着閑暇，和谷尼君順道來遊覽的。』

『那麼可以多住幾天，以便暢遊敝地的風景……』

此後就是他和谷尼君的談話了。

『此地已經開校嗎？』

『開了，已經開了四天。』

『舊生已經到了多少？新生報名還多嗎？』

『一共不過到了三十多個。而且他們學費多繳不足，弄得我連夜寫信到各家屬去催。』

『美術科裏到了多少學生？』

『只是兩個，現在暫在中學部裏插班，就是幾個女生也都自請退學了。』

『今年教員有更動嗎？』

『教員更動得很多，新請來的，一位是武昌高等師範畢業的許先生，一位是金陵大學畢業的黃先生……都是出了很大的薪水聘來的，其實校裏的經費現在困難得不得了，去年一共虧空了兩千多，本預備在今年償清，然而以目前的情形而論，今年還只有虧空呢！』

N聽到了此地，就好像從絕頂的高峯，被人一推推到了萬丈深坑去的樣子。他在來時懷抱着的滿肚的希望，都打消得一點也沒有，覺得自家

的心臟冰冷的麻痺了一會，便自己對自己說：『此地那裏是我的安身處，我還是回到家鄉去渡孤獨的生活罷。啊！我還是歸去……』等到了校長走到外面去的時候，他悄悄地對谷尼君說：『我還是歸去，我決不願在此地……』谷尼也毅然答道：『好！決計回去！我同你趁今天下午五點鐘的特別快車回去！』

噹噹噹噹的搖了一陣退課鐘，許多教員一個個跑了進來，一個是厚皮黑臉，肥矮身材，穿着藍布袍子，黑呢馬褂，帶有江北風度的青年，據谷尼君的介紹，是數學教員魏則先；一個是身材短小，蒼白的面孔上架着近視眼鏡的青年，據谷尼君的介紹，是英文教員陸炳章；一個是長身玉立，風度翩翩的青年，據谷尼君的介紹，是音樂教員王道平；此外還有一個斑白鬍子五十餘歲的老者，已經是大家所不注意的了；N口裏雖同他們一一敷衍，心裏却暗暗的想道：『我幸而不在此地，我那願同這批俗物爲伍，啊啊！我可愛的浪漫的藝術之友啊！我願和你們終身相與！』但是

這也不過是他自家對自家的解嘲，其實他心裏的失望已達到極點了。

在C W學校裏吃過中飯以後，丁校長對N說：

『你是初次來鎮江的；而且又急急的要走；今天天氣這樣好，還不去逛逛嗎？』

『我想去看長江。』

『長江離此地很近；不到幾步路就是的。』

於是他們三人慢步踱到一座臨江的華陽樓上，憑欄一望，一片煙波浩淼，盡在目前，蒼黃色的江水，儘滾滾流向東去，金山矗立其間，形勢雄峻；遠近帆檣林立，百貨堆積，真不愧爲一個江南大埠，他正在出神地眺望，酒菜已經備上來了，他這時也豪興勃發，管不得什麼，旁若無人地儘一杯杯一筷筷望口裏送進去，待到肴核既盡，杯盤狼藉的時候，他已經帶些醺醺的醉意，向着大江長嘯了一聲：

『啊啊！我若能從此地，乘風而西，過九江，泊乎洞庭，去訪訪屈

賈行唁之地，聽聽瀟湘夜雨之聲……啊！我的屈原！我的賈生！我崇拜你們的孤高！我崇拜你們的節操！我……我……

一九二三，四，八，在上海。

花影

——如看悲劇一樣，

雖然是要下淚的，

但這淚珠兒終是甜蜜而可愛的啊！

○

最可怕的是秋風，

但同時也是最可愛的。

○

游絲般的，

輕煙般的，

深深地繚繞在我的夢魂裏，

○

無意中，

望 武湖之秋

嫵嫵地來了；

待要攬抱住，

却又怏怏悻悻地逃去了。——

(一)

院子裏弱小的花草，經過一陣秋風，已現出那寂寞蕭條的神情來，牆根下秋蟲的鳴聲，一天響似一天了，蒼碧的天空上，也有幾條薄薄的雲彩浮蕩着，在日午時的陽光，雖然是一樣的強烈可畏，但一到了晒上東面牆角上的時候，也漸漸覺得嬌艷可愛起來了。

P家後天井的石階上，這時正有一對異性的少年，坐在那裏談天，那男的穿着一件鄉下小學生的竹布長衫，紅黑的臉，粗壯而短小的身體，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健康而活潑的少年，然而從他那面貌與動作上看來，終似乎有些不如意的事情蘊藏着，他的眼睛雖是烏黑而有力，然而總覺得包含着些淚珠；他的眉毛雖然清秀而細長，但也總覺得有些微感；他時時昂